

“断舍离”是一场修行

■ 姚春华

新的一年,我准备着手将住了多年的老房子重新装修一下。家里收拾出成堆的旧物,当回收师傅将我曾视为珍宝的旧物,当成垃圾拖走后,心中滋味,一言难尽。或许,割舍不下的不是事物本身,而是我曾为这些旧物花费过的心思、付出过的感情。抑或是,我真正割舍不下的,是与这些旧物共处过的光阴。

这些年,我一直做不好“断舍离”,有时是因为恋旧,有时是因为懒惰,有时是因为怯懦。我知道这是一个坏毛病,总是对自己用过的东西敝帚自珍,以致身边的杂物越堆越多。

“断舍离”最早由日本杂物管理咨询师山下英子提出。简单地说,就是“断绝不需要的东西,舍弃多余的废物,脱离对物品的执着”,追寻自己内心真正想要的生活。其实早在19世纪上半叶,美国作家、哲学家梭罗

在《瓦尔登湖》中也诠释了他所追求的简朴生活。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两年两个月里,自己搭建木屋,感受构建的乐趣;自己打猎捕鱼,释放人最原始的野性;自己种植作物,过最简朴的生活,靠双手劳动养活自己。他对物欲横流嗤之以鼻,对口舌之欲轻蔑鄙视,对聚敛财物视如敝屣。他认为终其一生都在为必需品而奋斗,为生活辛苦奔波是愚蠢的生活。“断舍离”和老子的思想也有相通之处。老子主张“抱朴守拙”“无为而无不为”,只有到了世事洞明、随心所欲的心灵境界,才能真正体会朴素的生活态度对心灵的影响。由此看来,“断舍离”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、一种人生态度,更是一场修行。

实际上,“断舍离”的主角并不是物品,而是自己。与其说是不舍得扔掉物品,还不如说是自己思想上那份

舍不得的情愫在作祟。所以说,“断舍离”其实也是一种能力,一种与过去挥别的能力。

人生长河,滔滔东流。我们要学会做减法,不断与自己的过去告别。在人生漫漫长途中,儿女成长、成才、成家,父母衰老、衰弱、衰亡,那些不得不面对的“断舍离”,也是我们必做的功课。直到有一天,我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,与这世界做最后的告别,那何尝不是一次最决绝、最彻底的“断舍离”?

人生如四季,春夏秋冬景不同。春天里的一树繁花和夏天里的一地鸡毛,我们都应该试着“断舍离”。让人生不断归零,精神才能保持自由,才能有更多空间接纳明天。如山下英子的《断舍离》一书中所言:如果不给心留出更多空间,如何能够接纳未来?

家里的扁担

■ 张雷

上的那根扁担,交到了我父亲的手中。

1978年,父亲赶上了国家改革的好时机,在包产到户时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山地。凭着吃苦耐劳、敢想敢干的精神,他与我的母亲在荒山上开垦田地,种植小米、高粱和红薯,全家得以温饱。

之后,他们又在山上种植板栗、核桃、李子和樱桃,实现了经济效益翻番,家里的日子越来越好。为了让果木长得好,父亲与扁担更加形影不离。往山上运肥、运水,收获、售卖果木,都是靠肩上这根细长的扁担。通过辛苦劳作,他们供我读完了大学。

大学毕业后,我考到远离家乡的鲁西北大平原,成了基层司法所的一名政法干警。挑着扁担上下山成了“过去时”,工作中勇挑重担、埋头苦干

的“挑山工”精神成为进行时。

扁担上肩,要找准平衡点,才能行走自如。在司法所,调解各种纠纷是常事,两口子吵架、邻地遮阴等问题都需要一一调解。调解纠纷,也要找准平衡点。如果偏向一头,另一头就会上翘,调解就进行不下去。心中有了“扁担”,就会端平这一碗水,调解就会不偏不倚。

跨越了几十年的扁担,已经幻化成一种家族精神在延续。它,见证了祖国的腾飞,见证了普通家庭的成长,见证了代代年轻人的努力。每当回老家时,我都会让孩子体验用扁担挑东西,给她讲述我们家与扁担的故事。时时从它身上汲取力量,做到好家风代代传。

一城湖·文韵内容以本地文化、文学创作、读书、市井类原创稿件为主打(诗歌除外)。

投稿邮箱:lcwbyichenghu@126.com。拒绝抄袭,一经发现,该作者稿件永不再用。投诉电话:2921234。

小说 连载 61

布衣诗人谢榛

■ 武俊岭

王廷相听了,站起来,慢慢走到书案前,捧起一个条幅。李奎赶紧跑近,搀扶着王廷相。

王廷相把条幅递给谢榛。

谢榛接过一看,只见上面写着:

潜心积虑以求精微,随事体察以验会通,优游涵养以致自得。苦急则不相契而入,旷荡则过高而无实,皆为学者之大病。

谢榛反复品味。最后,他点一点头,说,先生说的,可称学海之梯航。

王廷相说,读书不能贵耳贱目,任书而不任心。

谢榛说,谢谢先生教诲!

谢榛说完这句,看一眼南墙上的窗户,已是浸满了冬日的红光。于是,谢榛向李奎一使眼色。二人站起来,跪别王廷相。当双膝着地的那一瞬间,谢榛感到此生再也见不到浚川先生了,眼睛立即湿润。他有点哽咽地说,晚生告辞了。晚生终生不忘先生的教导之恩!

王廷相虽是朝不保夕,但依然相当敏感。他自然不无伤感,但还要强作镇静,说,再来,再来!

谢榛低头而出。李奎抱书跟在后面。

走出王府大门,李奎看看太阳离地面尚有十几米高,便对谢榛说,我们是否到芒砀山游览一番?山离这里四百多里,路还平坦。那里是汉刘邦斩蛇起义之地;据说陈胜就埋葬在那里。

回开封吧。

李奎听命。

马车载着师徒二人,还有车夫,往开封行进。天黑时至一小镇,寻了一家客店住下,随便吃点东西后歇息。

第二天未时时分,回到开封。师生二人先睡了一大觉,醒后,便去定点的那家酒馆喝酒、吃饭。

回到小楼,谢榛于烛光下看王廷相的书。

不愧是哲人之书,论理是那样明晰、透彻,语气是那样坚定、自信。渐

渐地,谢榛如饮美酒、如品佳茗了。

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,谢榛、李奎把王廷相的书看完了。这天吃完午饭,两人交流了一下心得后,便说往街上走走吧,歇歇脑子。

路上,遇见李濂匆匆走着。李奎大声唤住。李濂的第一句话就是,王廷相仙逝了。

什么时候的事?谢榛问。

半个多月前的事了。我是刚刚听说的。

谢榛听了,转身便往小楼走。回到三楼,坐在书案前,呆痴痴的,表情凝重。

李奎不放心先生,便也回到二楼,静静地坐着。

李濂也跟来了,在二楼与李奎悄悄说话。

天快黑了,李奎、李濂上楼。李奎说,先生,我们去吃点饭吧?

你们两个去吧,我不饿!

二人不好硬劝,只好说声先生保重,下楼去了。

谢榛深深地沉浸在悲哀里。他想他此生倾心、敬佩的人物,一个杨一清,一个王廷相,都在结识后不久离世。生时,他们与你侃侃而谈、议论风

生。他们的话语,让你惊心、让你思索。你陶醉于他们的雄辩里,如饮甘露。可是,就是这样鲜活的人物,说没有就没有了。他们被收殓入棺,埋入土中。作为生者,其失落、其怅然,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悲哀。

但是,毕竟在两大人物去世之前拜见过了,聆听过了;这也是一种幸运。两位大人物对自己寄予厚望。杨一清把自己的诗歌传之四方,王廷相赠给自己新书。对他们的深情厚谊,自己不能辜负。想到此,谢榛走出屋门,下来。关上楼门,去找李奎、李濂。

二人正在酒馆喝酒,但兴致都不很高。谢榛来到,说,再添一壶酒!

李奎见先生要喝酒,便高兴地喊小二加酒,加菜。

谢榛用大杯,饮得还很快。李奎悄悄地对李濂说,也许先生要写诗了。

八成酒时,谢榛不喝了,简单地吃了两口饭,便起身离开。三人到了店外,李濂告辞。二人返回小楼,各自关门,各自忙自己的事。谢榛先是站在书房东窗边,看开封城里的万家灯火,看天上月儿如钩。想想一个人在外的孤寂,想想家里的妻子、儿子、孙子,一时不能自持。(未完待续)